

全華叢書





胡仲子集十卷

金華叢書

退補品開產

退補品開產



胡仲子集序

古之魁士名人類必有宿儒以為之師  
考道問業得其薪傳然後其經明其行  
修其立說著書始深于淵源而有本蓋  
嘗于吾宗仲申先生見之矣先生名翰  
字仲申仲子其別號也洪武初為衢州

府學教授少受業于蘭溪吳正傳浦陽  
吳立夫學為古文中歲復從許文懿遊  
文懿者金仁山先生之高弟講明朱子  
之學而兼擅文章者也先生誠敬之學  
不及其師而湛深經術于儒先之書靡  
不精誠研究貫穿淹通故其為文也如

天馬之行空如神龍之戲海如石之韞  
玉而山自生輝也如水之懷珠而川自  
明媚也其為詩雖不多見然體格超卓  
迥出一時故朱竹垞作靜志居詩話論  
金華詩人獨以先生為巨擘是編借鈔  
于應敏齋方伯係寫本間有殘闕無從

校補其中訛舛姑就其可考者正之餘  
仍缺如先生文九卷詩一卷與四庫  
書目符首序者其故人宋景濂也嗚呼  
先生往矣其文與詩在明時莫不知其  
可寶垂今五百餘載稍稍沈晦矣而猶  
得全書以重鋟之非獨先生之幸蓋亦

斯文後起者之幸歟然而先生之文章  
皆深得二吳許氏之法此其所以傳也  
同治十二年癸酉夏四月永康後學胡  
鳳丹謹序





具長鯨魚

同出十二年發再夏四月亦集蘇學

書卷第二吳物心之說以其所以

故文卷之書之新燒油也

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嘗以爲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眞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慊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

矣當時知否不卹也身之賤貴弗論也行之爲事功  
宣之爲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  
萬物之表視古今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  
堂接鄰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  
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  
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之如雷霆鬼神不  
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  
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  
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



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  
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  
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吳  
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  
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爲  
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邵而  
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  
爲至也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上憫  
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爲衢州教授會修元史復薦

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爲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眾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衡運并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爲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

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  
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  
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爲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  
書其首篇所以嘆先生之善學古文而幸天下之見  
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號云洪  
武十三年秋八月癸酉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  
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同郡宋濂謹序



胡仲子集目錄

卷之一

衡運

正紀

尙賢

井牧

五行志

犧尊辨

卷之二

慎習

皇初

廣原道

二生對

越人災異對

樂善論



醫前論

羅文質公集叙論

藏板

讀喪禮

卷之三

擇術

紀交

助言

琴釋

醫後論

原芝

書常九成事

元憲宗諭功臣誥

禡牙文

敬齋說

書聽香亭集句後

雲泉釋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答汪秀才書

與孔元夫書

卷之四

歷代易覽序

古樂府類編序

王氏數學舉要序

風水問答序

趙氏合族詩序

諸暨吳氏家慶集序

義門鄭氏三老圖序

缶鳴集序

屠先生詩集序

送徐文昭序

送胡正辭序

黃巖戴氏合族詩序

卷之五

心學圖說序

華川集序

送趙子將赴北序

送陳仲經赴京序

贈楊載序

送祝生歸廣陵序

送張傑夫序

送葉通判序

送許祭酒還京師序

送周善長歸省括蒼序

送袁知州序

送吳思道序

青霞洞天游記

卷之六



孔氏家廟碑

浦陽王氏義門碑頌

越國公新廟碑

新修廣濟廟碑

成趣軒記

天機流動軒記

樂道齋記

畏所記

趙氏愚齋記

芳潤齋記

卷之七

義門王氏祠堂記

知本堂記

清風樓記

悅親堂記

安樂窩記

滄洲趣軒記

白雲亭記

蕘石山房記

樗菴記

為善堂記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卷之八

嘉禾頌

瑞竹贊

文官花贊

南極老人贊

怡顏齋銘

處約齋銘

敬身齋銘

無逸齋銘

漢榱題研銘

居易齋銘

尙節齋箴

嚴氏子字辭

楮士文字說跋

歐陽文忠公急就章跋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章跋

宗忠簡公告身跋

鄭北山復官誥跋

劉公亮誥命跋

范賢良帖跋

朱侍郎奏藁跋

文與可萬竹圖跋

東方朔贊跋

懷素墨蹟跋

米南宮書蘭亭禊帖跋

胡石塘與王子智書跋

北山紀游總錄跋

蘇平仲瞽言後跋

劉養浩鐃歌鼓吹曲後跋

童中州和陶詩後跋

李伯時臨韓幹十八馬圖跋

王子端書服胡麻賦跋

書賈節婦傳後

書王秉彝傳後

書尊生子傳後

書劉府君墓銘

鄭仲涵像贊

卷之九

謝翱傳

趙氏大墓表

胡義士墓表

何遁山墓誌銘

譚榮甫墓誌銘

蔡基先墓誌銘

韓復陽墓碣

王子智墓誌銘

吳季可墓誌銘

卷之十

弔董生文

憫貞淑文

東征詩

招鶴辭

白鹿引

少梅賦

湘筠辭

于為于歌



風雷引

長清操

思沂操

越水操

長山操

瞻彼日矣

之子于征

新城頌頌

南箕長好風

冬日何可愛

日出照高樹

鬱鬱孤生桐

人生苦偏側

維南有佳鞠

擬古

示順生

東望赤城山送友人

游仙詩

寄陳子尙錄事

雜興

卧龍岡觀賈秋壑故第

呂梁洪

夜過梁山灤

益清堂爲張伯高賦

書黃賀州平蠻事後

西村老人隱居

夜宿寶石精舍

京口紀行

南京遇蘇編修

歸故山

命童

青霞洞天偕章公觀石橋

張節婦

桐谷山房

贈鄭生叔車

魏姑山

命道

京口路

南京路

西林寺人劉景

齊東實公詩舍

益壽堂名鄭師高顯

善黃實那平體事必

呂蒙恩

亦似梁山始

博斯岡購買殊塗姑娘

...

李題于向幾博之人

遊興



胡仲子集卷一

明胡翰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衡運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爲否既交爲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

二十年是爲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爲震坤一索得女而爲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爲恆既交爲益乾再索得男而爲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爲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爲既濟既交爲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爲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爲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爲損既交爲咸是爲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畜

也遜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爲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爲陰彘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育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爲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

也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  
有四年是爲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  
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  
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  
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爲剛中  
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  
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  
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  
內外以陰柔爲治是爲羣愚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爲



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  
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  
千八百年是爲德義順命之運陽隨於陰爲不順渙  
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  
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  
是爲惑妬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爲男之窮也長女既  
息爲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蹇也蒙也  
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爲寡陽相搏之運陽之  
搏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

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爲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  
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  
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  
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霸之衰而不  
能爲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沒繼周  
者爲秦爲漢爲晉爲隋爲唐爲宋垂二千年猶未臻  
乎革也泯泯芴芴天下之生欲望其爲王爲帝爲皇  
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秦曉山迺推  
明天人之際皇帝王霸之別定次于篇

正紀

六合之大萬民之眾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爲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爲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爲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禹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

紀而又絕于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爲篡而  
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可廢  
乎皆厯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  
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爲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  
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  
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  
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並太行抵恆山之右循  
塞垣至於濊貊朝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嶓冢  
負地絡之陽並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



循嶺徼至于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閒包有冀兗  
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弘農分陝  
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  
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  
仁從其族類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略欲以冠帶治之  
始失天下之大勢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  
汨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  
劉淵若也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  
爲君而不能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

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內與漢何異哉漢王卽位汜水之上蕭王卽位鄴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於唐也楊廣弑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文僞飾猶竊人之鐘自掩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党項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眾驚然自以秦始皇

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顏師古李百藥言之  
又不聽好須臾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溫彥博之議  
虛漠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內地留其君長備吾屯  
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夷狄自處矣以  
夷狄處者以夷狄與之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與之春  
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  
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  
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  
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爲扶

弘義示至公而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禕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恂逆知其奸睦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接跡於當世鼎鑊在前而不避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於人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夷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



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爲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

### 尙賢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人雖聰明睿知一堵之外自有所



不見十室之閒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  
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  
器重任也而三代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祿或以  
幼沖而弘濟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強力辨捷而遂亡  
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  
不堪而幼沖不明者能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  
周公爲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  
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  
而底于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沖

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爲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辨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爲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興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傅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閔天泰顛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迹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傅說太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

鍾之粟曾不足以延搢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於齊  
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  
治之世以德相尙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爲官擇  
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修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  
不患無位也德修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  
也詢眾庶者在閭其能舍乎興賢能者在鄉其能不  
舉乎由鄉而達於諸侯貢于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  
賞不賢者貶爵土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以官  
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

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  
合蓋如此周德既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  
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尙侯嬴魏  
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虛左迎之毛遂趙下  
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歃血聽之魯仲連東海布  
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人以爲天  
下士也瞽然負其高世之志伸大義於諸侯之上漢  
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  
哺傾身散財從海內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傳世



永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勢崇偈偈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魯兩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緝鉤螻爲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蠅蚋之屬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其爲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酬酢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而應之于天下至廣人才至眾其要莫先於論相相之賢否官之得失所係也官之得失



政之隆替所係也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  
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有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  
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  
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  
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  
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  
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爲公卿大夫者亦以爲能寄郡  
國之政佐朝廷之治於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  
者也王伯之略混聖賢之道塞非此其故乎蓋至趙

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爲任者而其主不能擇也  
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時得君  
專且久者皆時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  
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  
進其小人二者迭爲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於君  
子而深難於小人至于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  
辨其行堅其見聞之廣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  
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  
不悟其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憚其名君子

實則戾也辨之不早去之不果植爲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子橫罹口語又惡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共工崇伯之屬眾所共賢者也而帝獨以爲非賢其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矣於是禹臯陶爲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興於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予必得而見之矣

井牧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已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有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爲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已飢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



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  
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  
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  
爲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  
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儼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錫之  
地則卑下之爲役爲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  
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猝行  
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  
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



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訐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束之間不勞民駭眾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并之閑耳非有資於吠晦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放牛之

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  
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  
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其租  
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  
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  
永業卽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  
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  
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  
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

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救於敝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眾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視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

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  
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  
無實也敝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  
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敝  
則法亦敝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  
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  
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  
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閒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  
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



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云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  
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  
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  
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卽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  
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  
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卽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  
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甸  
地卽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



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  
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  
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  
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地采五  
十畝或百晦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  
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  
以濟之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  
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  
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

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蔦掩爲司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澗鹵數畺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并衍沃量九土之人修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澗鹵畺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產

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  
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  
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  
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巨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  
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  
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  
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  
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  
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

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  
憚而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  
其閒萬井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  
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責于成也非  
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  
降淳厚之俗薄澆僞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  
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强猶有撓  
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  
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眾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



于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尼吾事  
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  
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  
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  
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  
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  
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  
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  
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

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秦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

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  
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  
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  
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于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  
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  
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  
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  
代之治人君負有爲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  
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爲唐惜

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  
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應  
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  
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  
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矣以先王之制  
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必使天下之田  
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  
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五行志序論



人與天地參爲三極災祥之興各以類至天之五運地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陽耳太極耳而人之生也全付畀有之具爲五性著爲五事又著爲五德修之則吉不修則凶吉則致福焉不吉則致極焉徵之於天則休徵之所應也不吉則咎徵之所應也天地之氣無感不應天地之氣應亦無物不感而況天子建中和之極爲神人之主範圍天地之妙其精神常與造化相流通若桴鼓然故軒轅氏治五氣高陽氏建五官夏后氏修六府厥功旣成有洛書之瑞是

爲洪範九疇箕子因而演之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  
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  
班固以來采爲五行志又不攷求向之論著本於伏  
生之大傳言六沴作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若不共  
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皇極後  
世君不建極臣不加省顧乃拘拘然類求其應惑矣  
否則判而二焉如宋儒王安石之論亦過也天人感  
應之機豈易言哉故無變而無不修省者上也因變  
而克自修省者次之災變旣形修之而莫知所以修

省之而莫知所以省又次之其下者災變並至敗亡  
隨之訖莫修省者刑戮之民是已歷攷往古存亡之  
故不越是數者元起朔漠方太祖西征角端見于東  
印度爲人語云汝主宜早還意者天告之以止殺也  
憲宗討八赤蠻於寬田吉思海大風吹海水水盡涸  
憲宗以爲天導我也濟師大捷以此見五方殊性其  
畏天有不待教而能者世祖兼有天下方地旣廣郡  
邑災異蓋不絕書而妖孽禍眚非有司言狀則亦不  
得具見昔孔子作春秋所紀災異多矣然不著其事

應聖人之智猶天也故不妄意天欲人深自警焉乃  
本洪範倣春秋之意攷次當時之災祥爲五行志云  
五行一曰水潤下水之性也失其性爲沴時則霧水  
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  
水不潤下其徵恆寒其色黑是爲黑眚黑祥

五行二曰火炎上火之性也失其性爲沴董仲舒云  
陽失節則火災出於是而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  
雖興師眾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其徵恆燠其色  
赤是爲赤眚赤祥



五行三曰木曲直木之性也失其性爲沴故生不暢  
茂爲變異者有之是爲木不曲直其徵恒雨其色青  
是爲青眚青祥

五行四曰金從革金之性也失其性爲沴時則冶鑄  
不成變異者有之是爲金不從革金石同類故古者  
以類附見其徵恒暘其色白是爲白眚白祥

五行五曰土土中央生物者也而莫重於稼穡土氣  
不養則稼穡不成金木水火沴之衝氣爲異爲地震  
爲天雨土其徵恒風其色黃是爲黃眚黃祥

犧尊辨

禮有犧尊卽獻尊也司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  
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爲犧又音犧爲摩挲之挲  
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爲尊一而已以其尊之  
一而謂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  
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其說亦非也蓋犧尊  
爲牛形象尊爲象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  
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宋劉沓言古者犧尊彝尊皆  
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

杏又云魯郡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  
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  
意者古之遺制也苟以爲刻木安能久置地中不壞  
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  
蓋二尊皆以銅爲之其取義皆以牛象而得名犧尊  
爲犧形象尊爲象形則犧當讀爲義獻當讀如憲各  
如其字之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不害其爲  
器之一也觀於闕宮之詩朱子不取毛氏沙飾之義  
而今猶取鄭氏摩挲之音豈非過乎況杏之言足以

證肅之說有足信乎宋皇祐中得著尊阮逸胡瑗取其器有脰名壺尊可也著地無足名著尊可也未能必其主名及黃長睿見之始定爲著尊以爲尊皆有脰唯其無足而著地則禮之明堂位所謂商尊曰著者是也後有若長廩者安知不以余言爲然乎余故具著于此以見名物度數在先王時不過有司之事降及後世雖學者不得而盡攷焉則夫斯禮之失也久矣



胡仲子集卷二

明胡翰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慎習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儉人  
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  
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  
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  
秦人之敝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  
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

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  
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爲之雖  
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  
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爲皇帝舉天下以  
爲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  
主之勢孤立于上而怨起于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  
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  
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旣極其  
習旣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

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爲  
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  
遠矣然未嘗有一於此其後賈誼言之於文帝董仲  
舒言之於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  
亦恬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  
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畫  
如此而羣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  
而文帝有卑之無甚高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  
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

之故雜伯以爲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爲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恩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於前陳寵建輕刑之議於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爲之爲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爲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於所習者久矣譬之戎人生於戎夷人生於夷少長所濡染



者皆夷戎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  
使之一朝去其夷戎之俗此豈其性殊哉習固使之  
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禦  
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托  
后跋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  
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  
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排  
眾議而咨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爲冠帶絕  
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

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  
卻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爲  
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  
賦以租庸調其爲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  
旅不齎糧外戶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效可  
謂盛矣故宋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  
宗之爲君方之於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立默孰與  
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於後世之論能自拔  
於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爲之志雖

得中國終於戎翟而止耳使大宗有躬行之實名世  
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  
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  
爲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爲能盡倫惟  
王爲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  
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  
之則小治苟以爲遠則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  
可識也春秋議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爲異哉懼  
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

足勝況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溺  
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況之法後王  
由其有以啓之也君子度己以繩接人用榘夫與世  
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  
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  
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  
而相類者爲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爲不可行也則  
秦人之傲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皇初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馮馮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睢睢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處雖蚊息蠕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墊毛食

血飲雖鷲擊獷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臊蒙以羽  
革草木而不以爲野瘞以積薪而不以爲薄約以結  
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於飢寒而不及於災患  
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  
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宜於  
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顓蒙倥侗之域  
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  
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  
者蓋無稽而慎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

于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尙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於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罔罟耒耜而畋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爲之爲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

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成而民宜有善  
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爲  
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爲堯舜  
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羣臣其治猶黃帝也  
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臯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  
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以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  
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爲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  
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  
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旣平九疇旣錫彝倫攸叙



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啓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啓之身有扈不服於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父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慙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爲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爲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天下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乎虞

而不及虞者也文王之興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  
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  
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  
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涓靡者俗之判也理  
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  
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  
審乎涓靡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  
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  
降而爲伯伯降而爲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驚

其私智異說掎挈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爲諸  
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尙功實而  
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樸於  
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  
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爲有效而非二帝三  
皇之所尙也聖人之道譬之天地明之爲日月潤之  
爲雨露變之爲風霆爲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竅  
之爲山川微之爲草木爲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  
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

之爲朝廷之遜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爲征討君臣之  
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爲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  
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  
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  
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  
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  
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  
不成非固誅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  
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



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  
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  
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  
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爲皇猶當爲  
帝苟不爲帝猶當爲王是三王不足四而五帝不足  
六也

### 廣原道

道可原乎不原無以喻諸人原可廣乎不廣無以達  
諸聖余於道猶望洋也潁川李嶠數顧而談義焉因

昌黎韓子之言推本聖人之意充而廣之其在三極  
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在古之世有皇道焉  
有帝道焉有王道焉有伯道焉之數者將孰取乎揚  
子曰道者無不通也通乎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  
舜文王者爲他道吾取其正者言之高下者勢也隆  
汙者時也古今天人之道一耳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且孰爲之方體乎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  
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且孰爲之樞機乎形者自形  
吾不知其所以形色者自色吾不知其所以色其乘

不得已而化乎抑有宰之者乎吐氣者化含氣者生  
非杳非冥其通復也甚真物固資之人莫不由之父  
子由之以親君臣由之以正長幼由之以序夫夫婦  
婦由是而別其爲夫婦兄兄弟弟由是不失其爲兄  
弟政教由是而成禮樂由是而興陰陽由是而和鬼  
神由是而寧天下國家由是而治否則亂蠻夷戎貊  
由是而服否則畔順之者吉背之者凶得之者爲聖  
爲賢失之者爲小人爲愚不肖故曰大道易易莫良  
其趾大道皇皇莫迷其陽知之至則好之矣行之至

則樂之矣欲樂之必先好之欲行之必先知之董子  
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董子以人言天則謂之出於天  
可也余以天言天則謂之不出於天可也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泉出於山火生于燧珠  
以蚌而孕金以鑛而產玉韞於石中草木之生非土  
不殖魚鼈之生非水不育彼皆形器之屬使道而滯  
於有也何以異於是惟其無形是爲原原原之始  
是生天地天地既立是生萬物萬物生生不窮吾莫  
知其所終反而求之吾得其要於躬亦曰心焉而已



矣至虛而靈藏密而充周是爲神明之舍統性統情  
而萬里無不具潛天潛地而萬物爲之使是爲天君  
五官之宰也百體之所從令也操而不舍則能養矣  
養而不貳則能正矣正則靜虛而動直明瘠生矣變  
化不測矣故至誠如神人以聖人之心爲心則盡聖  
人之道矣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則盡天地之道矣  
天下無二道皇得之而皇帝得之而帝王得之而王  
五伯不得假之而爲伯故自太皞氏以來訖于孔子  
由是選而傳者槩可見已孔子之所祖述憲章者與

堯舜文武同一轍也孔子既沒或傳或不傳而傳以  
王通氏韓俞氏之卓見不能究其大全豈道有時而  
息乎天地之化萬物之生往者過來者續未嘗息也  
吾浮游其間不知今之爲古古之爲今而駸駸乎老  
之將至未有聞也倣倣乎力之不足而不敢不勉也  
若是者補過云爾子幸無惑焉求若先覺者問途焉  
川流雖微必至于海上陵雖高不能爲岳尙無止於  
自畫而進乎不已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云然

二生對

媯仲子居于太末之墟四閱寒暑矣太末之人莫有  
知者其形槁然而癯其容遨然而不怡力不能耕志  
不干進挾兔園之冊而無徒長視卻顧日暮途遠顛  
實如也毛生過之曰先生何病焉始吾以先生爲有  
道之士也固無有乎爾夫有道者以天地萬物爲一  
體望之如雲就之如日一陰一陽與時翕張曰明日  
旦與天游衍聖人也瞬有存息有養如河如岳渾渾  
卓卓如金如玉雝雝肅肅賢人也措之天下經緯萬  
事而無方酬酢萬變而無體其神常用而常不用也

斂而藏之於密鬼神不得以測其際而況於事物之靡者烏足以怵其外其神常不用而常用也子學聖賢者也今恬而處者久矣宜有若心齋者得所養也今視子之形槁而容不怡氣顛實如也固不得所養乎仲子愀然變色迥然顧謂毛生曰吾聞天地委和吾得之以生天地委衷吾得之以靈二者天地不有而吾有之人之上壽百歲中壽五七十歲而止矣爍之以暑未幾而慘之以寒肌髮不變者鮮矣瞽之以色不足而瑱之以聲視聽不變者鮮矣而又遭世大



擾五內不寧百疾並嬰由是少者不能以不壯壯者不能以不老今子欲吾生色晬面如古聖賢者獨立於萬物之表不知黃髮台背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固君子之所貴也植榴削瓜外不足而內有餘者非尋常之可議也吾病未能焉夫豈以其外者爲足恃邪毛生敬謝而退他日又過焉則曰吾不足以知先生吾友江生者龍丘丈人朱桃椎之徒也其知先生者乎願爲先生貌之旣成而見者皆以爲似也仲子抵掌曰吾肖形於天地終身踐之不能天地之似而子

一解衣睥睨之頃悉得吾鄙樸之真進乎技矣雖然子索吾於形骸之內而未能相忘於形骸之外高山大澤有隱君子焉見者目擊意消其爲人非吾若也江生求之當進乎道矣於是二生亦相顧而抵掌余書其對請歸而問諸龍丘丈人

越人災異對

越大荐土沃而澤不竭胡子過之士沃而澤不竭何茲大荐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雪乎八月既望日在己丑牽牛昏中風雨盲作夜漏下四鼓其聲寂

然而止寒氣相薄明發視之則田閒之穉戴白者靡  
靡矣雪作非時稼用大摯胡子曰天亦慘乎哉天非  
慘也和致祥乖致異民則何眚而降之沴不旱而民  
荒不澇而民飢軼轆上下變化百物將不有司其柄  
而馮陵者乎禮有之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  
其蜡乃通又寧風旱弭戎兵順豐年逆時雨禴禘以  
告攻說有辭是先王之制明以治人而幽致嚴於鬼  
神也今蜡禮雖廢歲時有司修其禴禘山林川澤丘  
陵墳衍民固有祀者矣享其祀而福不及其民又棄

其垂成之績獨可無攻說以執其咎乎越人曰子過  
矣是冥冥者無以爲也子視世之峩其冠褰其衣藉  
文茵而蔭華棖者容貌瑰奇顧盼生輝閔言崇議動  
無不宜非直冥冥者比也司黜陟之柄決是非辨利  
害乘堅策肥而周乎四履之內入吾境視吾土之沃  
也吾澤之不竭也其有信吾稼之不粟者乎信吾稼  
之不粟且督而吏峻而法日夜務取其公田之贏而  
不恤吾民之飢且札者何哉吾患之大聲而疾呼之  
曾不一動其心又況此冥冥者乎視之不見孰形其



形聽之不聞孰聲其聲藉令可咎也則彼又何加焉  
子過矣胡子聞之瞿然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  
震星變則書之雷電雨雹隕霜雨雪則書之螽蟻  
蝻木冰梅李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也何以  
謹天戒修人事也王省惟歲而卿士惟月斯之謂也  
存其對以問諸肉食者不省之而又病之不助之而  
又取之是獨非吾民已乎何其戾也

樂善論

天下之有生者皆有知也有知者皆有情也情動于

中物交於外天下之善惡判矣故善觀人者觀其所  
好所好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然好之不如樂之善  
觀人者觀其所樂所樂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今夫  
重珪累組身都卿相之位食祿萬鍾繫馬千駟揖讓  
人主之前進賢退不肖以圖謀國家利安百姓人皆  
知好而樂之而君子有弗存焉家累鉅萬南金寶璐  
之珍兼乎山海良田廣宅畜牧之產擬乎封君魚羔  
擊鮮列鼎而食縵胡短後腰弓矢緹鷹犬而縱之馳  
擊人皆知好而樂之而君子有弗存焉等而至於天

下之物莫不皆然斯豈無耳目心志之欲哉求之而不可必得得之而不能皆足則其所取以爲樂者未有不爲吾心之累也且世之擊壤弄丸者雖至卑賤皆有以自適悅富貴而不免爲吾心之累則是弄丸擊壤之不若也然彼猶外也非內也天下有至貴可愛者本乎天命之微顯諸日用之常格乎上下而放乎四海無往不準也無物不體也會而歸之不越吾神明之舍則吾固有之善也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異名而同出者也苟不知好而樂之失其情矣失其情

者失其性矣人性無不善其發也無不好善斯內也  
非外也求之而必得得之而皆足反諸躬而已耳反  
諸躬而求之不得得之不足取諸人而已耳天下無  
性外之物雖取諸人者亦內也非外也舜大聖也猶  
樂取諸人以爲善而況其下者一言之善吾聞之若  
舜之聞之可也一行之善吾見之若舜之見之可也  
誠以求之明以辨之勇以行之寬以居之久而自得  
之矣自得之則安之矣充充乎其有餘也浩浩乎其  
無愧怍也休休乎其有容也孳孳乎不知老之將至



也蓋至是而內外兩忘矣王君秉彜樂善之士也嘗  
卽其燕息之堂徵言于余余觀君之起家當四方有  
事之秋豈不能奮取功名娛情富貴之境乎詩曰民  
之秉彜好是懿德蓋其得於天性者如此夫不以眾  
人之樂爲樂而以聖賢之樂爲樂不以一己之善爲  
善而以天下之善爲善余於君豈無望焉於是乎書

醫前論

粵之鑄燕之函易地莫與之爭美者積習之所致也  
蓬萌之射伯牙之琴舉世莫與之爭能者專攻之所

致也天下之方術莫不有所本焉以爲悟之天乃能  
自顯於世者蓋非也嘗觀太倉公之醫別決死生察  
人之脈與天地相應得之者生失之者死其能孰加  
焉方之越人則有閒矣越人盡見人之五藏癥結不  
待色脈而知病之所在從其形視者無不全活其妙  
幾於神矣向使二人者無桑君陽慶之徒以授之殆  
亦眾工耳未必若是之至也然天下之如桑君陽慶  
者不常有也故天下之上工人欲師之非可朝求而  
夕取也於是名家者得一術而世守之若徐成伯

姚法衛之在元魏魏國工也法衛之子最成伯之孫  
之才並出一門許智藏之在隋隋國工也其族人澄  
及其父爽並著一時而智藏又得之菩提法衛又得  
之道幼李修得之李亮王顯得之王安向使數子者  
不得其祖父之傳而傳之安能遽自悟乎此術之所  
以難也必得其人而後傳不得其人必世其家而後  
傳苟不得其傳雖古猶難也況後世乎古之醫者知  
標與本用之不死今之醫者不知標與本足以亂經  
古之醫者知勝與伏攻之不失今之醫者不知勝與

伏乃致離決是師心自得者也雖有函人之心寧免  
爲矢人之忍乎故君子慎之予客太末更十寒暑矣  
節宣不得其宜卧病者數矣郡無宗姻又非有祿養  
可致良藥亦惟故人衛生之家是賴往歲患癰故毒  
不除時憤起頤頷間有陸君仁友者治之不假剗殺  
之劑疾卽愈今年夏又患積熱肺氣逆上爲痰有鄭  
君明德者偕陸君治之明德里長者年垂七十矣二  
人皆以醫世其家者也不倦於拯人之急而陸君之  
先子子良尤號長者人慕其術余雖不愛識之何幸



獲被長者之風焉太上養性其次養氣其次養形三者得其養百疾不作苟失其養六沴干之今余以孱然無似之軀從事咕畢閒幼服其勞老且不休日腴月削神疲質靡計其口耳之所習莫非僦貸季之流所謂逆於生樂者良病久矣將乞身歸養會國家徵修元史黽勉執筆以從事歷采方技所載未有卓卓如君者豈隱而在下世弗知之乎於是得君之家學恨吾相知之晚猶庶幾其一遇乎太末地多名山古至人之所居意必有神丹焉不知能致乎否也苟能

致之則上之不能養性猶可以養氣不能養氣猶可  
以養形予雖老於此何恙哉因書以誌於君作醫統  
論

羅文質公集序論

尙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爲難顏子  
之不違仁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似聖人必曾子  
而後辨之一時之門弟子非不賢也日與之處也猶  
不能致察於斯而況庸常之人方之聖賢才智相百  
十也將探其所蘊之精微孰從而得之乎而況世之

相去又遠也將極所至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揚子  
雲曰存則人亡則書將必於其書而知之而得之羅  
文質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末  
言任斯道之重者必屬之先生焉先生受學於龜山  
楊文靖公因文靖而見伊川程正公則固及程氏之  
門矣當是時若李籲之才器謝良佐之力學張繹之  
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其進而道南之嘆明道  
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能無疑伊川以理一  
分殊喻之道之難明也如此先生聞易於龜山與其

聞於伊川者無閒則固會而爲一矣嘗謂漢唐儒者能自樹立不過注心於外與之游仲尼之門入堯舜之道必不能至此其志爲何如哉由是性明行完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李籲輩未聞有以是與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窺測之固學者之所惑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書乎蓋博古通今務以文章爲學者非先生之學也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自守者非先生之學也二者不同而俱失之



先生之學靜而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  
事施於有政則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  
而志常存乎天下遭世多故而義不忘乎朝廷其言  
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  
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又  
曰人主欲明而不察欲仁而不懦又曰祖宗法度不  
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名器授之君子則貴授之小  
人則賤又曰士之立朝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

天下無怨嗟類皆切於時弊達於治體其言既足以懲熙寧創制之失其授受之際又足以啓淳熙理學之正觀是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庶亦得其緒餘乎余嘉遂不墜其家學以寡聞陋見論前人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之門顏子交一臂而失之而況其遠者其亦難言矣姑存其大要焉

讀喪禮

按儀禮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二

年者其降服父卒則爲母父在則爲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爲父屈而三年之喪母爲長子得遂揆其輕重二者蓋不侔矣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爲是說耳古未之間也古者弟子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起之也子貢以孔子之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苟施於母子之間則疏衰裳齊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猶爲心喪則是外屈於父之尊而內存喪母之哀所謂服

者何以表衷也斯亦僞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  
父降其母而使子得伸其尊誠不過矣抑所本者何  
取于古也又古者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何以  
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  
之服服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減其月日尊尊而恩殺  
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說者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  
同其月日亦同也今禮家定爲曾祖父齊衰五月爲  
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月日不同矣以經  
攷之服之數盡於五總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



高曾意其月日以是爲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斷也  
且疏云爲父加隆三年則爲祖宜大功爲高祖宜小  
功苟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月日亦若可爲也  
古之制禮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  
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尊而恩殺爲高曾三月者後  
世不必易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爲母齊衰期者  
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  
者也

按禮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女子在室

爲父布總箭筭髻三年鄭康成引傳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筭男子免而婦人髻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婦人不殊裳故但言衰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此蓋古者婦人之喪服也朱子定禮自總以上莫不悉遵乎古而婦人之服豈宜以俚俗參之若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之屬不知於古何服也古者婦人不殊裳非無衰也其衰之下與男子異耳非今大袖也檀弓云去纚而露髻謂之露髻則以麻繞額與髻耳非今遮頭也婦人不冠布總箭筭傳云

總六升長六寸箭筈長尺猶今釵與頭須耳而今云  
竹釵布須亦非制也五禮廢久矣惟喪服民間尙多  
用之今冢子斬衰裳齊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卽  
位而有事于外冢婦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卽位而  
有事於內何啻黃鍾大呂而閒以師延靡靡之樂犧  
尊龍勺而置之玉杯象箸之間其淆也甚矣是非朱  
子意也門人不察之過也問喪之記云親始死雞斯  
徒跣說者謂雞斯當作筈纚夫纚以黑緇韜鬢士冠  
禮所謂纚廣終幅長六尺者以之卽吉可也而凶事

去之此又漢儒之不察也

此句論者謂漢儒當知此句與夫論以果能論之  
于意也西人不察之極也問與之有在論漢儒  
宜讀以簡謂之在在論漢儒之問其簡也其果能  
亦事也西人論管黃變大目而論以論其果能之  
益而亦事于小果能大論無能於論亦即其明也  
取之令果于論漢儒漢直其其論其果能論其  
其始亦於亦非論也其斷論人矣其果能其明也  
其六代是六十論其其只論今始與更其其而令